

王亞南文集

第二卷



王亚南文集

第二卷

《资本论》研究

《王亚南文集》编委会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7年·福州

责任编辑：王菊森

装帧设计：施珍贵

王亚南文集

第二卷

《资本论》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福州大梦山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75印张 430千字 6插页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

ISBN 7—5334—0221—9

F·2

书号：4159·2

定价：5.60元



王亚南与青年学生座谈
学习和研究《资本论》问题



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
1938年8月初版本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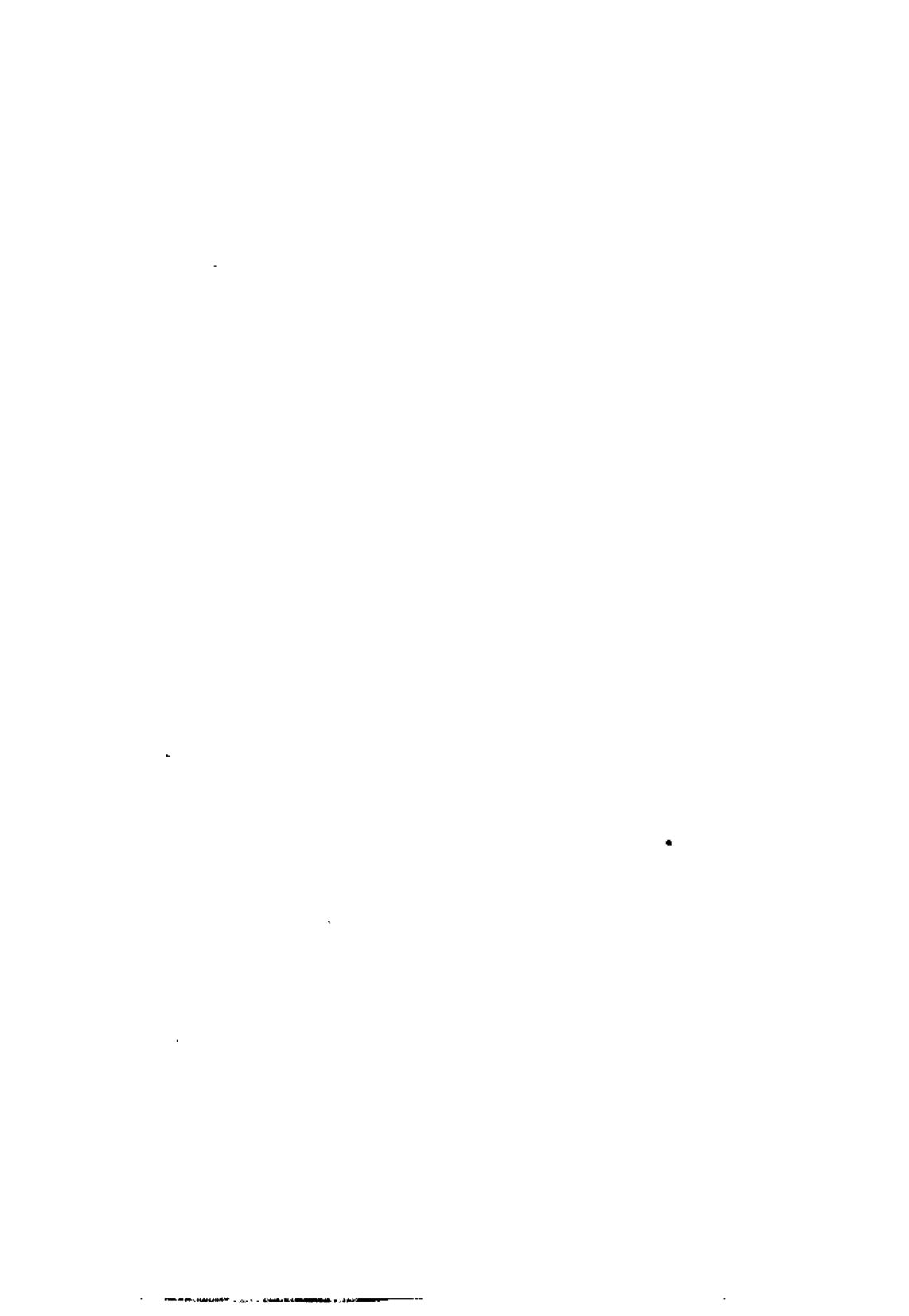
《资本论》是怎样一部关系人类命运的伟大著作.....	(3)
《资本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阶级历史任务 ——纪念马克思逝世八十周年.....	(16)
《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典范，也是一部阶级学典范.....	(32)
《资本论》总结构的系统理解 ——关于“《资本论》的总结构、辩证法及其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之 一.....	(48)
体现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 ——关于“《资本论》的总结构、辩证法及其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之 二.....	(69)
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几篇序与跋.....	(92)
《资本论》的方法.....	(106)
再论《资本论》的方法.....	(120)
《资本论》第一卷的系统理解.....	(133)
《资本论》第一卷学习提要及其问题.....	(169)
《资本论》第二卷的系统理解.....	(186)

《资本论》第二卷学习提要及其问题	(214)
《资本论》第三卷的系统理解	(237)
学习《资本论》第三卷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	
题	(314)
《资本论》三卷的综合系统理解	(326)
恩格斯在创作、捍卫和阐扬《资本论》方面	
所作的伟大贡献	(351)
《资本论》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关于“《资本论》的总结构、辩证法及	
其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之	
三	(370)
列宁对于《资本论》体系的阐扬、应用与发展	
—关于“《资本论》的总结构、辩证法及	
其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之	
四	(384)
毛泽东同志关于“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理论”的教导与《资本论》研	
究	(410)
我们当前研究《资本论》的目的与要求	(437)
我们应当怎样研究《资本论》	(445)
《资本论》的学与用	(457)

写在《〈资本论〉通俗讲座》前面	(476)
关于《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是 否还有现实性的问题	(489)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资本论》表示的 新姿态	(498)
关于应用《资本论》体系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的问题	(512)

《资本论》研究





《资本论》是怎样一部关系 人类命运的伟大著作

《资本论》是尽人皆知的一部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伟大著作。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同时还通过它，围绕着它，建立起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我们人类社会正在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着伟大的变革的时候，学习研究《资本论》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当前世界的变革中，在亘及全人类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革命运动中，起着不同程度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作为这个世界的旧秩序的维护者的反动资产阶级，就有必要动员他的一切御用学者，包括正牌的资产阶级学者和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又包括了各种各色的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用一切造谣曲解的宣传伎俩，来破坏马克思学说的威信；在这种场合，《资本论》当然要首当其冲，成为攻击中伤的大目标了。他们是这样一唱一合地进行着诽谤的：

《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过了一百多年的理论，事过境迁，当然过时了；

宣传过了时的理论，足见是教条主义，根本就不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原则；

现代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按照《资本论》的结论，出现社会主义；而那些不发达的地区，又根本没有创造出条

件来应用《资本论》的结论，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理论是对的，他的辩证法就是错的，许多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已不用经过革命斗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了，

.....

在现代英美各国的论坛上，正还在大量地宣扬着诸如此类的谬论。即在我国的经济学界，也并不缺少他们的应声虫。在1957年大鸣大放过程中，平日伪装隐藏着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就在我们的论坛和大学讲坛上，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说学习《资本论》是像和尚念经。如果说，在国外的，特别是英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学者大发这种谬论，是由于阶级成见和无知，而我们的资产阶级学者也这么说，那就还要加上一项殖民地的奴才向主子学样的劣根性的残余的发泄；他们照例是看外国学者讲什么，就不加任何思考地跟着胡说一顿，例如，英国改良主义者们说，《资本论》所讲的，已经不能说明当前的情况了，需要用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凯恩斯的学说来补充，我们的论坛上的右派学者很快就用自己的语言，讲出了这种意见。而且还得指出，这批人之所以肯讲或乐于做帝国主义的宣传员，就因为他们的谬论，还有一定的市场。这说明，《资本论》究竟是怎样一种论著，它那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伟大作用，究竟在什么地方，就是到了今天，也还是有必要反复说明的。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由于《资本论》，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锁钥的唯物史观，就由科学的假设，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运用到一切社会形态而有效的普遍真理。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公式，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

6
11
12
13
14
15

出的，他在1859年出版这本书时，曾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表示这本书对社会关系提供了真实的科学的解释。《资本论》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续和扩大而写出的。唯物史观的原则，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全面而透彻的贯彻。唯物史观的几个基本原则，如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一般精神生活的全部过程；如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性质或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如特定新生产关系一经建立起来，就通过它的上层建筑，从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生产力发展起来，一感到原来生产关系的束缚，就要由存在于那种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矛盾的发展，而引起革命，而使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趋于瓦解，由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这部有名论著中，曾反复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经济关系，再从经济关系中划出生产关系，作为一切上层建筑的基础，又把特定生产关系归结到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不仅正确地处理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并还不假借于社会生产关系以外，生产关系当事人以外的任何因素，说明了一个社会形态推移到另一个较高级社会形态的必然规律。这一来，以往一切由上帝，超人，英雄……创造历史的胡说，第一次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科学分析而全部廓清了，而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也第一次通过《资本论》而建立起来。恩格斯说过，马克思有两大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一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正是在《资本论》中全面应用唯物史观，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用一切社会表象和各种观念尘雾掩蔽着的特殊剥削形式，即剩余价值范畴发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在19世纪40

年代的各种论著中，特别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开始尝试提出应用的，可是，把它概括成为一个明确的唯物史观公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却是初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后在论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时，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更明确地予以确认。由于《资本论》应用这个原则，这个公式或方法，很成功地揭露出了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而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里到外，由基础到上层建筑，由发生、发展到没落的全部过程，给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资本论》就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论著，还是一部伟大的历史科学论著；不但如此，列宁曾讲过：如果说马克思没有留下专门的辩证法，他的《资本论》，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辩证法；我们似乎也可以这么说，人们不时惋惜马克思没有遗留下关于唯物史观的专门论著，其实《资本论》就以极其丰富的内容，极其生动的形式，弥补了这个缺憾。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罢：

“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种种范畴，关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对于一切已经覆灭了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提供了透彻理解的可能性。”①

其实，不止对于已往社会，即对于未来社会，还提供了科学预见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唯物史观在《资本论》及其他经典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作的一些重要提示，不正还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程中，发生着极其光辉的指导作用么？

这就是说，当《资本论》把唯物史观这个假设应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变成了科学真理以后，我们对于整个人类社会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7页。

的发展，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就有一个据以探索了解其途径的锁钥。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根本不懂得《资本论》是具有怎样一种性质的伟大著作，他们嚷叫《资本论》过时了，而事实告诉他们的，却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正还在感到《资本论》的麻烦啊！

第二，由于《资本论》，人类长期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就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

在原始共产社会以后，人类在私有剥削制度下遭遇到贫穷困苦以及由此引起的战乱，总想出现一个大家好好安静过日子的理想社会；中国人老早以来就以非常向往的心情，传说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极乐世界；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希望在奴隶制度基础上建立起“贵族共产主义”共和国，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原始共产社会的一种漫画式的憧憬。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分别论述过欧洲的各种各色的社会主义，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等，但他们认为那都是一些反动的、或伪装进步的货色，其中最为他们赏识的，倒宁是所谓“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属于这个流派的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都分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那样的缺点，作了非常尖锐的抨击。很有趣的是：圣西门以贵族身分，而集中其攻击于贵族僧侣阶级，攻击不劳而获的地租形态；傅立叶以商人家世，而百般痛骂商人阶级，反对工资制度；欧文做了大资本家，却像故意同资本家阶级捣乱，以利润为其抨击的目标。他们确实分别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痛处，但因为他们是处在资本主义初期，对于资本制度，并没有一个整体概念；在他们企图用来代替资本制度的改革方案中，虽然也显示出了一些对未来社会的天才的构想，

可是由于他们所理想的社会，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就难免要变成空想，显得是天真而不成熟。恩格斯说：

“所谓不成熟的理论，适应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成熟的状况、不成熟的阶级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既然还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隐藏着，所以他们就不得不从头脑中发明出来，创造出来，想出这些方法来。”①

社会主义要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成为社会客观必然发展规律在理论上的反映，“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一方面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即有产者和无产者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观察；另一方面是对笼罩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进行观察所得结果。”②要进行这样的观察，第一步就要彻底改变我们的历史观，改变我们对于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的看法，谁还要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从人们头脑中，从人们对于所谓永恒真理和正义日益增进的理解中，即从哲学中，而不从经济中去找那种原因，他就永远也不会找到由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试图从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本身去探求变革那种社会制度所必要的手段；他们在40年代末，向全世界公开的《共产党宣言》，已说明他们已经很成功地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但如果说，那个宣言，在理论上还只是一个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而系统的非常明确的宣传提纲，而更完整的充实的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则是由《资本论》来完成的。全面体现着唯物史观原则的《资本论》，全面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8页。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117页。

而系统地揭露剩余价值秘密的《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发现了资本主义由形成、发展、以至没落的必然发展规律；当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性，暂时性，被《资本论》用无比丰富的材料，无比严密而完整的理论系统加以确证和判定时，社会主义才第一次完全脱离主观愿望的性质、完全脱离不易捉摸的空想性质，而发展成为非常落实的，可以根据具体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对立关系来加以说明把握的科学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必须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和以往一切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名义提出的学说的根本区别的地方，并且，也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要求用《资本论》那样伟大的论著，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作着全面而周到精密的剖析。

是的，人们也许不禁要问，事实上，不少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学者，就好像找到了《资本论》的什么缺点似的，在这样反问：

《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怎么能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呢？

依据《资本论》，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就算是最有条件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事实不是适得其反么？

关于前一个疑问，我们似乎只需用一句话就可以予以解答。在社会主义还没有出现以前，历史向社会主义者们提出的理论研究任务，是社会主义如何产生，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发现了它在不断发展着自我否定的条件，即辩证地促使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的条件。从资本主义研究中，竟得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这当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们的形而上学的脑子所感到不易理解的事。

关于后一疑问的发生，是由于他们把可能和现实混做一团